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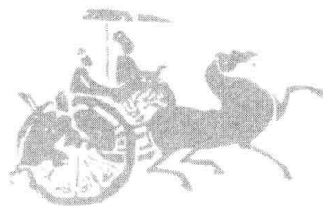
钱基博国学必读①



大师
国学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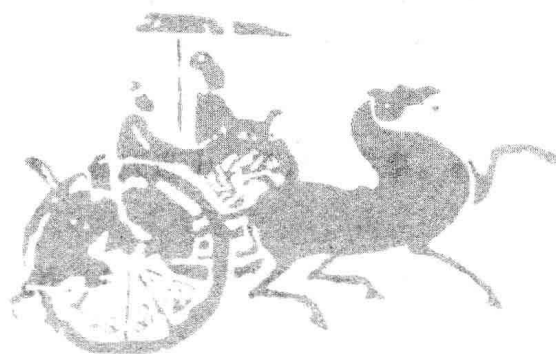
无锡钱子基博，学贯四部，著述等身。肆力古文词，于昌黎习之，尤嗜其戴而得其髓。哲嗣耿存，年方弱冠，精英文，诗文尤斐然可现，家学自有渊源也。

出版社



钱基博
国学必读(下)

国故概论



作者录

唐陆德明，名元朗，以字行，吴县人。善名理。历仕陈隋。唐高祖时，为国子博士，封吴县男，著有《经典释文》。诸经音读，多遵以为依据，录《〈经典释文〉叙录》。

清钱莘楣，名大昕，字晓徵，一号竹汀，嘉定人，乾隆进士，累官少詹事。精研群籍，于经史文义，音韵训诂，典章制度，氏族，地理，金石，画象，篆隶，罔不究心。兼通中公历算。著有《唐石经考异》，《经典文字考异》，《廿二史考异》，《唐书史臣表》，《唐五代学士年表》，《宋学士年表》，《元史氏族表》，《元史艺文志》，《三史拾遗》，《诸史拾遗》，《通鉴注辨正》，《三统术衍》，《四史朔闰考》，《吴兴旧德录》，《先德录》，《洪文惠洪文敏王伯厚王弁州年谱》，《疑年录》，《恒言录》，《十驾斋养新录》，《竹汀日记》，《钞金石文跋尾元诗记事》，《潜研堂诗文集》。录《〈十驾斋养新录〉论古书音读三则》。

清陈恭甫，名寿祺，闽县人，嘉庆进士，历官翰林院编修。解经得两汉大义，诗文沉博绝丽，有六朝三唐风格。有《左海文集十卷》。录《〈经郭〉条例》，《汉读举例》。

清胡竹村，名培翬，字载屏，绩溪人，嘉庆进士，官户部主事。有《研六室文集》。录《〈诂经文钞〉序》。

清龚定庵，名自珍，字璚人，更名巩祚，仁和人，道光进士，官礼部

主事。博学负才气，于经通《公羊春秋》；于史长西北輿地。晚尤好佛乘。其文导源周秦诸子，沉博奥衍，自成一家。同光之间，所谓新学家者，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云。有《定庵文集》十五卷。录《〈六经〉正名》，《古史钩沉论二》。

清魏默深，名源，邵阳人，道光进士，官高邮州知州。文笔奥衍，熟于掌故，尤精輿地之学。治经以西汉今文为宗，与龚定庵并称龚魏。有《曾子章句》，《诗古微》，《公羊微》，《春秋繁露注》，《圣武记》，《海国图志》，《古微堂文集》，《清夜斋诗集》。录《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序》。

梁任公，名启超，字卓如，新会人，受《公羊》学于南海康有为，最为高第弟子。其始论学术，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，掎击无完肤。而钻研之深，则亦以为国学之根柢极深厚，终有其不可磨灭者存！而于文章，夙不熹桐城派古文。幼年为文，学晚汉魏晋，颇尚矜练；既而自解放，务为平易畅达，时杂以俚语韵文及外国语法，纵笔所至不检束，学者竞效之，号为新文体。老辈痛恨，诋为野狐。然其文条理明晰，而富于情感，娓娓有致。中国政学维新之动机，要不得不归功于梁氏焉！所著《饮冰室文集》以外，有《墨经校释》，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《盾鼻集》，《梁任公近著》，《讲演集》等书。录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》，《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》，《五千年史势鸟瞰》，《历史统计学》。

夏穗卿，名曾佑，钱塘人，治西汉今文家言，最与梁任公莫逆。所著《中国历史教科书》，衡榷政学，一以今文学为张本；而杂糅以欧儒之说。录《孔子学说》，《周秦之际之学派》。

章太炎，名炳麟，亦名绛，余杭人。少受学德清俞樾，治小学极谨严。又意治《左氏春秋》。时南海康有为以治《公羊》，有高名；而章氏诋排特甚。中年以后，究心佛典，治俱舍惟识有所人。既亡命日本，涉猎西

籍，以新知附益旧学，日益宏。肆其治小学，以音韵为骨干。谓文字先有声，然后有形；字之创造及其孳乳，皆以音衍。其精义多先儒所未发。而用佛学解老庄，极有理致。尝自述治学进化之迹曰：“平生学术，始则转俗成真，终乃回真向俗”。虽然章氏谨守家法，而门户之见，时不能免。如治小学排斥钟鼎文，龟甲文；治经学排斥今文派。所著刊行者，有《章氏丛书》，《国故概论》。录《中国文学的根源和近代学问的发达》，《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》，《中国文字略说》，《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》，《论诸子的大概》。

胡适之，名适，绩溪人。绩溪胡氏，本以经学传家。而胡氏在美留学，兼治文学哲学，于西洋哲学史，尤研求有得，授博士学位。归国，任北京大学教授。一面倡建设的文学革命之论，而以国语的文学，打倒桐城派古文之旧势力；一面又主张整理国故之议，以刷新国学之面目。其于中国学术界摧陷廓清之功，信不可没！惟其衡评国学，过重知识论；而功利之见太深，此其所短！所著有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《章实斋年谱》，《胡适文存》，《尝试集》等书。录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》，《研究国故的方法》，《诸子不出于王官论》。

柳翼谋，名诒徵，江苏丹徒人也。自南海康有为作《新学伪经考》，《孔子改制考》，绩溪胡适汲其流，倡新汉学；以为《周礼》为伪作，《尚书》非信史；《六籍》皆儒家托古；持勿轻信古人之论。而胡氏尤善属书离辞，指事类情。一时风动。后生小子，不事研诵，好骋异议，疑经蔑古，即成通人！余杭章炳麟氏谓：“推其所至，《十七史》之作者骸骨亦已朽矣，一切称为伪托，亦奚不可？而儒家孔子究竟有无其人，今亦何从质验？转益充类，将谓我生以前，无一事可信，无一人是真。”可谓慨乎言之也！而柳氏不徇众好，独以为古人古书不可轻疑。章氏比之“凤鸣高冈”。其为人美须髯，善谭议。治中国史学尤精洽，采摭极博，而议论有裁断。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国文教授。录《正史之史料》，

《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》。

江易园，名谦，婺源人，南通张謇弟子。尝为安徽教育司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。于音韵学研探造微。所著有《说音》，《古今音异读表》，《两汉学风》等书。录《〈古今音异读表〉序》。

江山渊，名璩，廉江人。著《读子卮言》二卷，中有精到语。录《论子部之沿革兴废》，《论九流之名称》，《论道家为百家所从出》。——

江亢虎，以字行，安徽旌德人。容貌魁伟，工诗文而好谭议，交游无厚薄，一接以礼。民国初元，创社会党于上海。中国之言社会主义者，自江氏始！既而赴美国，任美国国立图书馆汉文部主任，加利福尼亚大学汉文教习；力以宣传中国文化为己任。又游欧陆，人新俄，参与国际大会。归国后，任北京、东南两大学社会讲师。录《中国文化及于西方之影响》。

陈遽庵，名嘉异，字德乘，湖南长沙人。尝游学日本，习法政，颇喜研治哲学社会诸问题。录《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》。

钱基博，字子泉，一字潜夫，无锡人。幼年为文，学《战国策》，喜纵横不拘绳墨，既而泽之以汉魏，字矜句练。又久而以为厚重少姿致，叙事学陈寿，议论学苏轼，务为平易畅达。而论学则诂经谭史，旁涉百家，博学而无所成名。诋之者谓其博而不精，憊为附会，殆实录也。录《某社存古小学教学意见书》，《师范学校读经科教授进程说明书》，《吴江沈颖若先生〈文字源流〉后序》。

作者待访录

刘叔雅

陈启天

抗 父

金可庄

夏曾佑《孔子学说》

第一节 孔子以前之宗教

春秋至要之事，乃孔子生于此代也。孔子一身，直为中国政教之原。中国之历史，即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，故谈历史者不可不知孔子。然欲考孔子之道术，必先明孔子道术之渊源。孔子者，老子之弟子也。孔子之道，虽与老子殊异，然源流则出于老，故欲知孔子者，不可不知老子。然老子生于春秋之季，欲知老子，又必知老子以前天下之学术若何。老子以前之学术明，而后老子之作用乃可识。老子之宗旨见，而后孔子之教育亦可推。至孔子教育之指要既有所窥，则自秦以来，直至目前，此二千余年之政治盛衰，人材升降，文章学问，千枝万条，皆可烛照而数计矣。此春秋前半期学派之所以为要也。中国自古以来，有鬼神五行之说，而用各种巫史卜祝之法以推测之，此为其学问宗教之根本，而国家政治则悉寄于礼乐文物之间。明堂，清庙，瞽宗，辟雍，是也。此等社会沿自炎黄，至周公而备，至老子而破。中间事迹有可言焉。

有神，人面白毛，虎爪执钺，是为蓐收，天之刑神也。（《周语》）有神，鸟身，素服三绝，面正方，曰：“予为勾芒。”（《墨子明鬼》）（此界神与非神之间，《礼记祭法注》谓之人神。）至其名位，则昊天上帝最贵，化而为青帝灵威仰，赤帝赤熛怒，白帝白招拒，黑帝汁光纪，黄帝含

枢纽，为王者之所自出，而佐以日月星辰，司中，司命，风师，雨师；则天神备矣。（《周礼·春官》疏）

右天神

《山海经》（十三篇以前，真禹书，十四篇以后，汉人所作）所列鬼神殆将数百。其状如鸟身，龙首等。（《南山经》）其名如泰逢熏池武罗等。（《中山经》）其礼如白狗，糝稌等。（《南山经》）而《楚辞》所引湘君，湘夫人，河伯，雒嫫，亦数十见。皆地示也。惟《左传》《国语》无明文耳。

右地示

齐侯田于贝邱，（齐邑名，今青州府博兴县东北十五里。）见大豕。从者曰：“公子彭生也。”（《左》庄八年。）狐突适下国，（晋邑名，今山西闻喜县东。）遇太子。太子曰：“帝（上帝也。）许我罚有罪（谓惠公）矣！”（《左》僖十一年。）大事（禘也。）于大庙。夏父弗忌曰：“吾见新鬼大，故鬼小。”（《左》文二年。）魏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，杜回蹶而颠，故获之。夜梦之曰：“余，而所嫁。妇人之父也。”（《左》宣十六年。）郑人相惊以伯有，曰：“伯有至矣！”则皆走。子产曰：“鬼有所归，乃不为厉。”（《左》昭七年。）（本文下云：“用物精多则魂魄强。伯有三世为卿，而执其政柄，其用物宏矣，其取精多矣。强死为鬼，不亦宜乎？”案此即庶人无鬼之理也。又《墨子·明鬼》：周宣王杀杜伯而不辜，三年，杜伯乘素车白马，朱衣冠，执朱弓矢，射之，殪之车中。燕简公杀庄子仪而不辜，三年，庄子仪荷朱杖而击燕简公，殪之车上。衞观辜从事于厉，祭不以法，祿子举楫而槁之殪之坛上。墨子虽在老子后，而所引皆古事。杜伯事亦见《国语》。）

右人鬼

方相氏掌雉以殴方良（即魍魉）。庭氏射妖鸟。（《周礼》。）涸泽之精曰庆忌，若人，长四寸，衣黄衣，冠黄冠，戴黄盖，乘小马，好疾驰，可

使千里外一日返报。涸川之精日魃，一头而两身，其形若蛇，长八尺，呼其名可取鱼鳖。（《管子·水地》篇，又《庄子·达生》篇引此，而物怪更多。）此皆物魅也。

右物魅

以上所言，乃举古人言神示鬼魅之分见者。其合见之处，则莫如《周礼》之《春官》。《大宗伯》曰：“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。（中略。）凡祀大神，享大鬼，祭大示，诏相王之大礼。”《司服》曰：“王之吉服：祀昊天上帝，则服大裘而冕。祀五帝亦如之。享先王，则衮冕。享先公，飨射，则鹭冕。祀四望山川，则毳冕。祭社稷五祀，则希冕。祭群小祀，则玄冕。”《大司乐》曰：“乐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；再变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；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示；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；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；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。”（郑注：此大蜡之礼。）大祝曰：“辨六号：一曰神号，二曰鬼号，三曰示号。”（后略。）而终篇则曰：“凡以神仕者，掌三辰之法，以犹（郑注：图也。）鬼神示之居，辩其名物，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，以夏至日致地示物魅。”古人之分天神，人鬼，地示，物魅，其明画若此。然亦有不甚分明者，如社稷，五祀，皆地示也。（《春官》郑注。）而社即后土，是为勾龙，共工氏之子。稷为柱，烈山氏之子。木正勾芒，是为重。金正蓐收，是为该。水正玄冥，是为熙及修。此三官，皆少皞氏之子。火正祝融，是为黎，颛顼之子。土正即勾龙，是以一体而兼神鬼示矣。此名之至糅杂者。（《左传》昭二十九年。）

鬼神位矣，世间之事，无一不若有鬼神主宰乎其间，于是立术数之法以探鬼神之意，以察祸福之机。术数者，一天文，二历谱，三五行，四蓍龟，五杂占，六形法。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）今即由此六术以证古人之事，往往相合。惟汉志所列之书，今不传者十之九，故其为术，今人无能通者。今之术数，虽源于古之术数，而不尽为古之术数也。（详见后。）术

既无师，则观古人之已事，不能知其用何家之学说，然大略亦可分矣。大约可分四类：其天文，历谱，五行，三家之说，不甚可分，今列之为一类；其蓍龟，杂占，形法三家尚分明，如其家分之为三。

楚灭陈，晋侯问于史赵曰：“陈其遂亡乎？”对曰：“未也。岁在鹑火，是以卒灭，今在析木之津，犹将复出。”（《左》昭八年。）春正月，有星出于婺女。郑裨灶曰：“七月戊子，晋君将死。”（《左》昭十年。）春，将禘于武公。梓慎望氛曰：“吾见赤黑之祲，非祭祥也，丧氛也！其在蒞事乎！”（《左》昭十五年。）冬，有星孛于大辰，西及汉。申须曰：“诸侯其有大灾乎？”梓慎曰：“其宋卫陈郑乎！其丙子若壬午作乎？”裨灶曰：“若我用瓘鬯玉瓚，郑必不火。”（《左》昭十七年。）春二月乙卯，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。苌弘曰：“毛得必亡！是昆吾（夏伯也。）稔之日也。”（《左》昭十八年。）春二月己丑，日南至。梓慎望氛曰：“今兹宋有乱，国几亡，三年而后，弭蔡有大丧。”（《左》昭二十年。）天王将铸无射。冷州鸠曰：“王其将以心疾死乎！”（《左》昭二十一年。）夏五月乙未朔，日有食之。梓慎曰：“将水。”昭子曰：“旱也。”（《左》昭二十四年。）夏，吴伐越。史墨曰：“不及四十年，越其有吴乎！越得岁而吴伐之，必受其凶矣！”（《左》昭三十二年。）

右天文历谱五行

初，懿氏卜妻敬仲。其妻占之曰：“吉！是谓，凤凰于飞，和鸣锵锵。”有妣之后，将育于姜，五世其昌，并为正卿，八世之后，莫之与京。周史有以《周易》见陈侯者。陈侯使筮之，遇观䷓之否䷋，曰：“是谓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。”（《左》庄二十二年。）初，毕万筮仕于晋，遇屯䷂之比䷇。辛廖占之曰：“吉！（中略。）公侯之卦也。公侯之子孙，必复其始”。（《左》闵元年。）成季之将生也，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，曰：“男也！其名曰友，间于两社，为公室辅。季氏亡，则鲁不昌！”又筮之，遇大有䷍之乾䷀，曰：“同复于父，敬如君所。”

（《左》闵二年，又昭三十二年。）秦伯伐晋。卜徒父筮之，曰：“吉！”涉河，侯车败，诘之。对曰：“乃大吉也！三败，必获晋君！其卦遇蛊䷑，曰：‘千，乘三去；三去之余，获其雄狐。’”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，遇归妹䷵之睽䷥。史苏占之曰：“不吉！其繇曰：‘士刳羊，亦无益也！女承筐，亦无贖也！西邻责言，不可偿也。’归妹之睽，犹无相也！为雷为火，为嬴败姬。车脱其辐，火焚其旗，不利行师，败于宗邱。归妹睽孤，寇张之弧，侄其从姑。六年其逋，逃归其国而弃其家！明年，其死于高梁之墟！”（《左》僖十五年。）

惠公之在梁也，梁伯妻之。梁嬴孕，过期。卜招父与其子卜之。其子曰：“将生一男一女。”招曰：“然。男为人臣，女为人妾。”（《左》僖十七年。）晋将伐楚，公筮之。史曰：“吉！其卦遇复䷗，曰：“南国蹙射其元，王中厥目。”（《左》成十六年。）穆姜薨于东宫。始往而筮之，遇艮之八䷳。史曰：“是谓艮之随䷐。随其出也，君必速出！”姜曰：“亡！（中略。）必死于是！勿得出矣！”（《左》襄九年）郑皇耳帅师侵卫。孙文子卜追之，献兆于定姜。姜氏问繇，曰：“兆如山陵。有夫出征而丧其雄。”（《左》襄十年。）崔武子将娶棠姜，筮之，遇困䷮之大过䷛。陈文子曰：“妻不可娶也！其繇曰：‘困于石，据于蒺藜，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凶！’”（《左》襄二十五年。）初，穆子之生也，庄叔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明夷䷣之谦䷎。卜楚邱曰：“是将行（出奔也。）而归为子祀。（奉祭祀也。）以谗人人，其名曰牛，卒以馁死！”（《左》昭五年。）

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。孔成子梦康叔谓己：“立元！余使鞅之孙圉与史苟相之。”史朝亦梦康叔谓己：“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鉏（成子名。）之曾孙圉相元。”史朝见成子，告之梦。梦协。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。嫫始生子，命之曰元。孔成子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屯䷂之比䷇。史朝曰：“元亨！又何疑焉！”（《左》昭七年。）南蒯之将叛也，枚筮

之，（不指其事，泛卜吉凶。）遇坤☷之比☶。子服惠伯曰：“忠信之事则可，不然必败！”（《左》昭十二年）。晋赵鞅卜救郑，遇水适火，占诸史赵，史墨，史龟。史龟曰：“是谓沈阳，可以兴兵。利以伐姜，不利子商。”史墨曰：（前略。）“水胜火，伐姜则可。”史赵曰：（前略。）“救郑则不吉！不知其他！”阳虎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泰☶之需☵，曰：“宋方吉，不可与也。”（《左》哀九年。）（案卜筮分为二术，卜者，龟也。《周礼》太卜掌三兆之法，一曰玉兆，二曰瓦兆，三曰原兆，其经兆之体，皆百有二十，其繇皆千有二百。盖以火灼龟，观其璺罅，各从其形似占之，所谓使某卜之。其繇曰云云，皆卜也。筮者，蓍也。《周礼》筮人掌三易：一曰连山，二曰归藏；三曰《周易》。其经卦皆人，其别皆六十有四，盖用蓍草四十九枚，揲之成卦，以观吉凶。所谓使某筮之，遇某卦之某卦云云，皆筮也。其不言《周易》者皆连山归藏。）

右蓍龟

初晋穆公之夫人以条（晋邑名，今山西安邑县北。）之役生太子，命之曰仇。其弟以千亩（晋邑名，今山西介休县南。）之战生，命之曰成师。师服曰：“异哉！君之名子也！（中略。）始兆乱矣！兄其替乎！”（《左》桓二年。）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。内蛇死。六年。而厉公入。申繻曰：“人之所忌，其气焰以取之，妖由人兴也。人无衅焉，妖不自作！人弃常则妖兴，故有妖。”（《左》庄十五年。）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，（虢地名，今河南陕州东南。）问于卜偃曰：“吾其济乎？”对曰：“克之！”公曰：“何时？”对曰：“童谣云：‘丙之晨，龙尾伏辰，均服振振，取虢之旗。鹑之奔奔。天策焯焯。火中成军，虢公其奔。’其九月十月之交乎？丙子旦，日在尾，月在策，鹑火中，必是时也。”（《左》僖五年。）秋八月辛卯，沙鹿（山名，今直隶元城县境。）崩，晋卜偃曰：“期年将有太咎，几亡国！”（《左》僖十四年。）晋侯梦与楚子搏。楚子伏己而盥其脑。子犯曰：“吉！吾得天！楚伏其罪，吾且柔之矣！”（《左》

僖二十八年。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，未之服也。先战，梦河神谓己曰：“畀余。余赐汝孟诸（泽名，今河南归德府治东。）之麋。”弗致也。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，弗听，出告二子曰：“非神败令尹！令尹实自败也！”（《左》僖二十八年。）赵婴梦天使谓己祭余。余必福汝。（中略。）士贞伯曰：“神福善而祸淫，淫而无罚，福也。祭其得亡乎！”祭之明日而亡。（《左》成六年。）晋侯梦大厉，被发及地，搏膺而踊曰：“杀余孙不义。余得请于帝矣！”坏大门及寝门而入。公惧，入于室。又坏户。公觉，召桑田巫。巫言如梦。公曰：“何如？”曰：“不食新矣。”公疾病，求医于秦。秦伯使医缓为之。未至。公梦疾为二竖子，曰：“彼，良医也，惧伤我。焉逃之？”其一曰：“居肓之上，膏之下，若我何？”医至，曰：“疾不可为也！在肓之上，膏之下，攻之，不可；达之，不及；药不至焉，不可为也！”（中略。）六月丙午，晋侯欲麦。甸人献麦。馈人为之召桑田巫，示而杀之。将食，张如厕，陷而卒。小臣有晨梦负公登天，及日中，负晋侯出诸厕，遂以为殉。（《左》成十一年。）初，声伯梦涉洹（水名，今河南安阳县北。），或与己琼瑰。食之，泣而为琼瑰，盈其怀。从而歌之曰：“济洹之水，赠我以琼瑰，归乎归乎！琼瑰盈吾怀乎！”惧不敢占也。三年，占之，暮而卒。（《左》成十七年。）中行献子将伐齐，梦与厉公（厉公，献子所弑者。）讼，弗胜。公以戈击之，首队，以前跪而戴之，奉之以走，见梗阳之巫皋。他日，见诸道，与之言同。巫曰：“今兹，主必死。”（《左》襄十八年。）有鸛鸽来巢。师己曰：“异哉！吾闻文武之世，童谣有之曰：‘鸛之鸽之！公出辱之！鸛鸽之羽，公在外野，往馈之马。鸛鸽跕跕，公在乾侯，征褰与襦。鸛鸽之巢，远哉遥遥！稠父丧劳，宋父以骄！鸛鸽鸛鸽，往歌来哭！’童谣有是。今鸛鸽来巢，其将及乎。”（《左》昭二十五年。）十二月辛亥朔，日有食之。是夜也，赵简子梦童子羸而转以歌，占诸史墨，曰：“吾梦如是。今而日食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六年。及是月也，吴其入郢（楚都，今湖北江陵县。）乎？终亦

弗克。”（《左》昭三十一年。）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。曹叔振铎曰：“请待公孙疆为政”。许之。旦而求之曹，无之，戒其子曰：“我死，尔闻公孙疆为政，必去之。”（《左》哀七年。）卫侯梦于北宫，见人登昆吾之观，被发北面而诟曰：“登此昆吾之虚，绵绵生之瓜。余为浑良夫，叫天无，辜！”卫侯贞卜。其繇曰：“如鱼窥尾，衡流而方羊裔焉。大国灭之，将亡！”阖门塞窦乃自后踰。（《左》哀十七年。）

右杂占

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。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，见其二子焉。叔服曰：“谷也食子。难也收子。谷也丰下，必有后于鲁国。”（《左》文元年。）（案《左》文元年子上曰：“是蠡目而豺声，忍人也。”周语中叔孙侨如方上而锐下，宜其触冒人，并以相定人之善恶，其以相定人之祸福始此。又《荀子·非相篇》，古有姑布子卿，今之世，梁有唐举，相人之形状颜色，而知其吉凶妖祥，知此术盛于战国也。）

右形法

以上所言鬼神术数之事，今人不能不笑古人之愚。然非愚也。盖初民之意，观乎人类，无不各具知觉。然而人之初生，本无知觉者也，其知觉不知从何而来？人之始死，本有知觉者也，其知觉又不知从何而去？于是疑肉体之外，别有一灵体存焉。其生也，灵体与肉体相合而知觉显，其死也，灵体与肉体相分而知觉隐。有隐现而已，无存亡也。于是有人鬼之说。既而仰观于天，日月升沉，寒暑迭代，非无知觉者所能为也，于是有天神之说；俯观乎地，出云雨，长草木，亦非无知觉者所能为也，于是有地示之说。人鬼，天神，地示均以生人之理推之而已。其他庶物之变所不常见者，则谓之物魅，亦以生人之理推之而已。此等思想，太古已然。逮至算术既明，创为律历，天文诸事，渐可测量，推之一二事而合，遂谓推至千万事而无不合，乃创立法术以测未来之事，而术数家兴。此社会自古至今未尝或变，非但中国尚居此社会中，即外国亦未离此社会也。所异

者，春秋以前，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。春秋以后，鬼神术数之外，尚有他种学说耳。

第二节 新说之渐

鬼神术数之学，传自炎黄，至春秋而大备。然春秋之时，人事进化，駸駸有一日千里之势。鬼神术数之学，遂不足以牢笼一切。春秋之末，明哲之士渐多，不信鬼神术数者：《左传》所引，如史嚣曰：“国将兴，听于民。国将亡，听于神。”（庄公三十二年。）子产曰：“天道远。人道迩。非所及也，何以知之？”（昭八十八年。）仲几曰：“薛征于人。宋征于鬼。宋罪大矣！”（定公元年。）自此以来，障蔽渐开。至老子，遂一洗古人之面目。九流百家，无不源于老子。老子楚人，（史称老子姓李名耳，恐此为后人所窜入也。）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周制，学术，艺文，朝章，国故，凡寄于言语文字之物，无不掌之于史。故世人之谄异闻，质疑事者，莫不于史。史之学识，于通国为独高，亦犹之埃及印度之祭司也。老子以犹龙之资，读藏室之富，而丁蛻化之时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，莫知所终。（后世言老子者甚多，然皆出于神仙家。）

第三节 老子之道

老子之书，于今具在。讨其义蕴，大约以反复申明鬼神术数之误为宗旨。“万物芸芸，各归其根，归根则静，是为复命。”是知鬼神之情状，不可以人理推，而一切祷祀之说破矣！“有物浑成，先天地生。”则知天地山川五行百物之非原质；不足以明天人之故，而占验之说废矣！“祸兮福所倚！福兮祸所伏！”则知祸福纯乎人事，非能有前定之者，而天命之说破矣！鬼神五行前定既破，而后知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